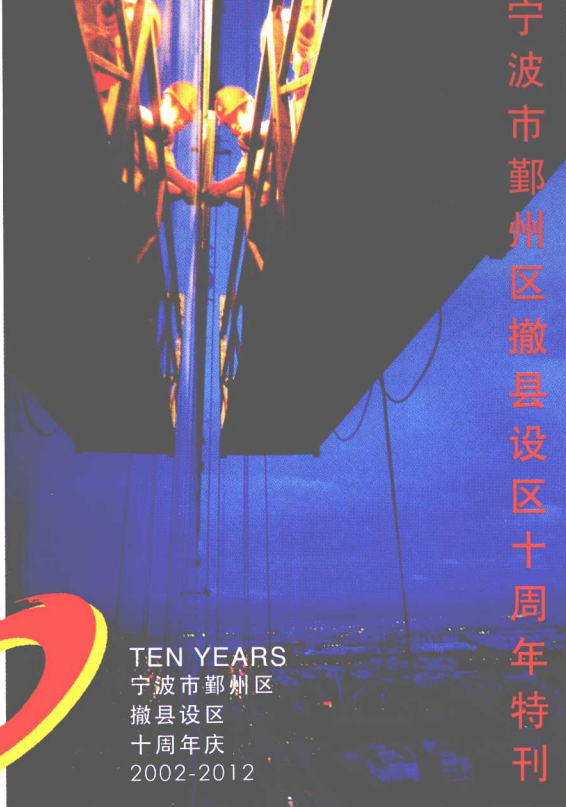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

宁波市鄞州区撤县设区十周年特刊



TEN YEARS
宁波市鄞州区
撤县设区
十周年庆
2002-2012

陈世旭	……	鄞州人的生活品质
刘醒龙	……	滋润
梁平	……	走马鄞州
钱利娜	……	开了一半的花
乐建中	……	贿选
寒石	……	行走的梅园石
徐海蛟	……	出走的托尔斯泰
老剑	……	鄞州，鄞州



YZLI0890170226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主编 施战军

副主编 宁小龄 李 平 邱华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扶 邓 刚 宁小龄 玛拉沁夫 肖复兴
杜卫东 李 平 李敬泽 邱华栋 施战军
贾平凹 徐怀中 崔道怡 商 震 蒋子龙
韩作荣 程树榛

名誉理事长
理事长

程树榛 韩作荣

施战军

袁仁国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公司董事长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贺捷生

李镇西

黄怒波 [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冯桢炯 [香港亚太储世纪当代艺术收藏基金]

宁波地方文献特藏

NLIC

编辑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楼

邮编:100125

电话:010-65003120

邮购电话:010-65030264

网址:www.rmwxxz.com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1511/I

国际标准刊号:ISSN0258-8218

国内代号:2-4

国外代号:M23

印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0093号

定价:10.00元

本刊法律顾问:岳 成



YZLI0890170226

人民文学

PEOPLE'S LITERATURE

2012年副刊

本刊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联合推出

“出版原创推新工程”

目录 Contents



小说

- | | | |
|-----|-----|------------|
| 004 | 乐建中 | 贿 选 |
| 023 | 韩文建 | 工资发了 |
| 034 | 沈珈如 | 一个男人的二十四小时 |
| 040 | 俞永富 | 压岁钱 |
| 044 | 若 鱼 | 讨钱 |
| 054 | 余 余 | 奔跑的夜 |
| 063 | 赵 乱 | 谁动了我的线索 |
| 069 | 朱平江 | 立竿见影 |
| 073 | 吕 悦 | 烟味与花香的空间 |
| 079 | 钱利娜 | 开了一半的花 |

散文

- | | | |
|-----|-----|---------|
| 092 | 徐剑飞 | 烈女传记 |
| 101 | 卢小东 | 宁波吃货 |
| 107 | 江南梅 | 想念一场雪 |
| 110 | 寒 石 | 行走的梅园石 |
| 117 | 张全民 | 湖语 |
| 120 | 徐海蛟 | 出走的托尔斯泰 |
| 125 | 赵嫣萍 | 一字惊梦 |
| 129 | 包丹虹 | 悄立市桥人不识 |
| 135 | 葛姬华 | 宁波曼哈顿 |
| 142 | 吴海霞 | 那一缕缕光芒 |
| 146 | 崔海波 | 银杏树 |
| 148 | 陈武耀 | 重游老家戏亭桥 |
| 150 | 郑 超 | 昨夜匠心 |
| 155 | 郑炀和 | 写给女儿漫漫 |
| 157 | 徐秉令 | 青山捧出梵王宫 |
| 160 | 周玲雅 | 相遇在天宫 |

诗歌

- | | | |
|-----|-----|------------|
| 162 | 姜宇清 | 空间 |
| 164 | 老 剑 | 鄞州,鄞州 |
| 168 | 梦 笛 | 你为什么给予我这么多 |
| 170 | 高丽娜 | 夜晚,像花朵一样绽放 |
| 172 | 蒋文生 | 锁 |
| 174 | 海冬青 | 明月引 |
| 176 | 叶 敏 | 低到尘埃里 |
| 178 | 马 科 | 河姆渡 |
| 180 | 洪定迪 | 向往远山 |

特稿

- | | | |
|-----|-----|----------|
| 181 | 陈世旭 | 鄞州人的生活品质 |
| 183 | 刘醒龙 | 滋润 |
| 184 | 肖克凡 | 厚土鄞州 |
| 185 | 梁 平 | 走马鄞州 |
| 188 | 李元胜 | 时间的阴影 |
| 190 | 杨建仁 | 鄞州之舟 |

卷首

这一期属于鄞州。

从二〇〇二年撤县设区算起,到今天,一个崭新的鄞州整整十岁了。十年来,鄞州告别了“有县无城”的历史,一座八十平方公里城市框架、三十三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现代化生态型都市新区——宁波南部新城靓丽崛起,并于二〇〇九年荣获联合国人居奖优秀范例奖。

本期刊发的作品,既有本地作家发自肺腑的讴歌家乡的美文,也有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到鄞州以后,留下的优美篇章。卢小东的散文《宁波吃货》,不仅为我们描述了宁波小吃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带动了我们的味觉和嗅觉,让我们沉浸在那些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渐消失的鲜美小吃的无穷余味中;老剑的诗歌《鄞州,鄞州》,深情、热烈、感人至深;葛姬华的作品《宁波曼哈顿》,则让我们感受到了鄞州新城区的繁华与雄伟。鄞州新区的十年蝶变之美,美在日新月异的更替,美在现实与梦想的交错。还有陈世旭、刘醒龙、肖克凡、梁平等文坛大家对于鄞州的怀念与流连忘返,都在字里行间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真诚的文字里,透出的,是每一位作家对鄞州的美好祝愿和期待。

——编者

贿 选

■ 乐建中

南岙岭上郁郁葱葱的柑橘树成了镇政府工作报告的一部分,并没有出乎单荫的意料之外。单荫是在前天晚上的镇有线电视上看到会议报道的。电视画面拍摄得非常呆板,老是用特写镜头在镇长郎书录的脸上晃来晃去,害得单荫几次下意识地掏出手帕擦脸,仿佛郎书录的唾沫越过屏幕溅了他一鼻子。单荫跟郎书录交往过,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说话时唾沫横飞,似乎唾沫星子越多说服力就越强,因此听他说话必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单荫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把溅在脸上的唾沫星子擦干净了,也就搞不清郎镇长神情激昂地绕来绕去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单荫看着电视感到很意外的是,郎书录竟然说岭南村的农民在镇政府的耐心教育下,改变观念,不要政府一分钱的贷款,自筹资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单荫记得,四年前,岭南村的农民为了引进柑橘树苗,急需万余元资金,自己曾出面与郎书录商量过。当时,万副县长万进言的儿子要在岭西村建一座皮革制品厂,资金上也缺万把元零头,于是郎书录把信用社的那笔扶贫无息贷款批给了万公子。不得已,单荫只好把自己家里准备装修房子的钱拿出来,给岭南村的农民买了树苗。因此岭南村的农民有一种说法,要是单荫是镇长而不仅仅是个镇农科站的光杆站长,不要说岭南村,就是整个南岙岭镇都可以脱贫致富了。单荫把电视机给关了。他想,要不是万公子的皮革厂因严重的污染问题两年前被市环保局勒令关闭,那么

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重要成果，一定也会出现在这届镇政府的工作报告上的。两年时间，皮革厂为全镇的工业产值增加了80多万元的数字，但污染造成的后果是南岙岭西侧的岭西村在五年内将是不毛之地，直接经济损失估计达150多万元。万公子在厂子关闭后，就去上任县工业局局长助理，据说他给镇政府有花头的人每人一件皮茄克，于是每当郎书录穿着皮茄克出现时，人们暗地里都叫他是披着羊皮的狼镇长。

南岙岭上郁郁葱葱的柑橘林正在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李福橘笔下成为镇政府工作报告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些柑橘树正悄悄地发生着病变。田鸿鹄就匆匆忙忙地到镇农科站站长单荫那里求救。田鸿鹄有好多身份，既是岭南村的村长，又是柑橘种植大户；既是县劳动模范，又是镇人大代表。在田鸿鹄的心目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单荫给他带来的，要是当年单荫不慷慨解囊拿出引进柑橘树苗的资金，他不可能在岭南村脱颖而出，他将什么也不是。田鸿鹄是那种在城里人眼里看来单纯淳朴毫无城府而在乡下人眼里看来特别精明能干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喝酒的时候绝对聪明，即使抵不上一个诸葛亮，起码能抵两个半臭皮匠。田鸿鹄喜欢喝酒，这是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年头留下的嗜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喝酒能使人糊涂，人不能太聪明，聪明了反而要被聪明误。

现在岭南村靠种柑橘树已经富起来了，田鸿鹄承包的柑橘树最多因而几乎是村里的首富了，用不着愁什么了，但村里选他当村长，需要应酬的地方很多，因此他依然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白酒黄酒葡萄酒啤酒打交道。只可惜一喝酒，田鸿鹄就会有云里雾

里的感觉，自己也感觉得到那时连半个臭皮匠都抵不上了。田鸿鹄赶到镇上，却扑了个空，单荫正在岭西村指导土壤改良工作，蹲在那片给皮革厂的污水弄得一片狼藉的农田里。田鸿鹄又风风火火地赶到岭西村，硬是把单荫拉到岭南村那片郁郁葱葱却潜伏着危机的柑橘林。田鸿鹄说，土壤改良不是三天两天就有眉目的事，而柑橘林耽搁三天两天也许什么都完了。我马上要到镇里开人代会，查找病因的事只好拜托你了。在单荫面前，田鸿鹄说话一向显得很随便，仿佛不是在求人家办事。田鸿鹄自己也觉得奇怪，虽说防治柑橘的病虫害是农科站应承的职责，但人家给你拖延几天，你也没什么办法的，怎么轻描淡写的就跟自家人交代事情一样？向贫困地区发放扶贫贷款也是镇长应承的职责，你倒是要求郎书录承担承担应承的职责？田鸿鹄总觉得自己与单荫有缘，全国有十二亿人口，但通过南岙岭柑橘树连接起来就算他跟他最有缘。单荫当然答应了，农科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事情可以做的，如果有第三百六十六天或者第三百六十七天，照样有事情可做，但事情得有个轻重缓急，这就叫做不违农时。单荫认为农科人员实际上是拿工资的农民，如果不把农民关心的问题解决好，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单荫在郁郁葱葱的柑橘树下转悠了三天，也没完全搞清这是什么病害。从柑橘树的树冠上出现均匀黄化的黄梢来看，好像是由带毒昆虫木虱传播的黄龙病；从主脉和侧脉明显黄化、脱落，病枝向下枯死，好像是衰退病；而从砧木部树皮纵向开裂，部分外皮剥落的症状来看，又好像是裂皮病……柑橘树染上一种病害已经够呛，要是患上“综合征”，无疑是得了不治之症。省农科院毕业的单荫，脑子里装了好几个版本的《柑橘病虫害防治手册》，他的思路是把眼前柑橘树的症状与几种令人恶心的病害名称对号入座，溃疡病炭疽病疮痂病酸腐病灰霉病线虫病流胶病等。单荫蓦然觉得布满病害的不是正在黄化枯萎开裂的柑橘树，而是自己的脑子。单荫一屁股跌坐在草地上，神情沮丧地想，难道本地产生了新的柑橘病害，就像是人类的爱滋病什么的，书本上还没有完整的描述？要

是这样的话，倒是能写出一篇轰动性的论文来，可这些柑橘树将彻底完蛋。

三天来，单荫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树干树枝树叶甚至树叶上细小的叶脉，今天当他疲惫地坐在柑橘树下，低头沉思的时候，应该会很容易发现地上的青草也沾满了锈色，他也许因此会联想到岭西村那片荒芜的田地上几颗仍顽强地摇曳着叶子的衰草，意识到积聚在地下的污水正从岭西村向这里游刃有余地渗透过来。可惜这时，一道亮光在单荫的眼前一闪，像一把利剑把他的思绪劈成两半。

这是一辆轿车，就停在离单荫不远的机耕路上，通常这是停靠运送柑橘的拖拉机的位置，单荫能从锃亮的车身看到自己愁眉不展的苦脸。驾车而来的是镇办公室主任李福橘，他迈出车门的时候还在为自己驾驶的轿车性能优良而感到自豪，没一点噪音，也就是说没有一丝多余的声音。李福橘笑容满面地向单荫走来，蹲下身子热情地拉住单荫的手说，祝贺您呀，您已是新当选的镇长了，以后您要对我的工作多多批评指导。单荫惘惑地眨了眨眼睛，下意识地把眼前堆满笑容的脸与柑橘树上开裂的树皮联系在一起。李福橘他是认识的，但用这样的表情和口吻与他说话，好像是破天荒第一次。他想，我怎么会是新当选的镇长？我怎么可能被当选为镇长？李福橘看出了单荫的疑惑，就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开玩笑，他又把单荫的视线引向轿车，我是与万县长一起来接您去与镇人代会的代表见见面，发表发表就职演说。单荫把目光投向轿车，看见后座的车窗玻璃已经摇了下来，在掀起的车窗帘子里露出一张胖鼓鼓的圆脸，正眯眯地朝他笑。万公子当了副县长？单荫的脑子“嗡”了一下，好像刚才在他脑袋里的那些柑橘病害逃逸出来了，演化成科教影片上的活体。不过单荫马上意识到这是万公子当副县长的老子，而不是把岭西村弄得一塌糊涂的万公子。嘿，两张脸真是太像了！只不过一个嫩一点一个老一点，或者说一个脸还嫌薄一点，另一个则厚多了。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单荫没见过万进言，但见过万公子，他想从长相上来说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即有其

子必有其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单荫站了起来,在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李福橘开玩笑说自己当选了镇长,那最多算是恶作剧;而如果真的被选为镇长,那反而是天大的玩笑了。

二

李福橘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不会喝酒的人,三小杯白酒下去,单荫就醉得不省人事,看来以后在“工作午餐”中需要好好地为新镇长保驾护航了。

第一杯酒是万进言敬的,这对一个副县长来说,颇有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万进言说,单荫同志,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虽然你不是原定的候选人,但代表们联名提你为候选人,我就马上请示了县委书记。万进言顿了顿,他在想当时他向王书记说什么来着。对了,当时他说,王书记,是不是做做代表们的工作,把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给撤了,免得把会议的秩序搞乱了。王书记说,选举就要尊重民意,这个名单不能撤,撤了,县委和县政府倒要陷入被动;如果单荫以多数票当选,这个结果也是有效的,你不必再向县委请示。万进言回过神来,对单荫说,我对王书记说,会议的民主气氛很好,代表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很高,让郎书录与单荫同志一起参加差额选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王书记同意了我的看法。所以,单荫同志,你当选新镇长,代表们支持你,县委县政府同样支持你。今后你要大胆工作,把镇里的工作搞得更上一层楼。这几天镇委书记住院动大手术,镇里工作的担子实际上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这杯酒是县委县政府对你的殷切期望。

对这第一杯酒,单荫虽然初入官场,也觉得不能不喝。

第二杯酒是李福橘敬的。李福橘说,单镇长,您的当选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今后在您的领导下,本镇工作一定会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杯酒我代表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一定听从您的领导,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单荫对李福橘没有什么好感,就职演说时就没用他拟好的稿子,他觉得通篇都是正确的废话,

现在听了这番肉麻的话,更是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镇上的同志就免了吧?仿佛是在征询对方意见,其实是一口回绝。单荫很奇怪自己竟然也能讲出官腔十足的话来。万进言看看李福橘有些扫兴,就说,单荫同志,李福橘同志是镇政府班子的智囊,你可不能小看他呵。这杯酒还是干了它,其他几位副镇长就免了吧。啊,怎么样?单荫一怔,说,万县长,不是我小看李主任,我实在是不会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万进言说,既然你还叫我一声万县长,今天我就做主,一醉方休,一醉方休。今天是人代会闭幕的日子,喝点酒与党风廉正无关,谈不上腐败不腐败的。小单呀,我告诉你,有时候过分清高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嘛。李福橘受宠若惊地附和着说,是呀是呀,万县长说得好,单镇长您就喝了这杯酒吧。单荫的脑子里掠过“酒肉朋友”几个字,觉得有些反胃的感觉,但还是喝了第二杯酒。

第三杯酒是田鸿鹄从邻桌赶过来敬的,他显得很兴奋,脸庞红彤彤的,显然已经喝了许多。单站长,这是我代表大伙敬你的。李福橘瞟了田鸿鹄一眼,心想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大伙,于是不无讥诮地说,把单镇长说成单站长,罚酒!田鸿鹄也瞟了李福橘一眼,打了个酒嗝,用含糊不清的口齿说,李主任,披着羊皮的狼镇长下台了,我多罚几杯也没有关系。由于舌头发硬,他把“主任”说成了“蛀虫”,引起哄堂大笑。万进言不知道说郎书录是披着羊皮的狼跟他的儿子有关,就跟着笑了起来。李福橘又不好把话捅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也尴尬地随着大家干笑。单荫没笑,他二话没说,拿起酒杯与田鸿鹄的酒杯重重地碰了一下,就把酒往嘴里倒去。好样的!万副县长兴致勃勃地说,不会喝酒的人就不会工作嘛。第三杯酒一下肚,单荫就醉作一团,他依稀记得碰杯时所发出的撞击声很像是冰块解冻时的爆裂声,然后感到浑身春意浓浓似的软绵绵了。

李福橘把单荫送到镇卫生院时,赵院长已在门口等候,李福橘觉得边开车边用大哥大发号施令很有意思。赵院长很纳闷,李福橘今天哪根神经搭错了,竟亲自驾车送农科站站长来看

病?送专用病房!李福橘不容置疑地说。赵院长为难地说,专用病房已经有人了。李福橘问,谁?赵院长说,是郎镇长郎书录。李主任真是贵人多忘事,昨天不是您送他来的吗?李福橘搔搔头皮,说,我说老赵你这个人也真是的,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就是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难道你没看昨天的电视新闻?

郎书录已经不是镇长了。你就叫他马上搬走。嘿,郎书录也不像话,不是镇长了,还占着专用病房干吗?难道他也不看电视新闻?老赵,介绍一下,这是新当选的单镇长单荫同志。赵院长恍然大悟地“喔”了一声,说,李主任,单镇长我会照顾好的,但叫郎书录挪挪地方,解铃还需系铃人呀。

此刻郎书录正在专用病房里斜靠着床背想心事。镇卫生院设一个专用病房,是李福橘给郎书录出的主意。镇里迎来送往的,总要时不时地喝醉几个人,人一醉,不管职位多高,官场的体面丧失殆尽,真是丑态百出,因此很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休息休息。郎书录对此表示赞同。专用病房是通过打通两间病人观察室的墙壁装修而成的,这是一个很别致的套间,除了多了一套救护设备,与星级宾馆的布置没有两样。郎书录是落选前的那一刻因心绞痛由李福橘送来的,那时李福橘做梦也想不到郎书录会败在单荫的手下,觉得这是给自己一个患难之中见真情的机会。

李福橘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老郎,快换个病房。郎书录见有人不敲门就进来已经不快,再一看是一向很温驯的李福橘称他为“老狼”,觉得特别别扭,正要发火,护士已经把单荫搀扶进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一镇之长了,只感到心头一阵绞痛,脑袋一歪,瘫在床上。李福橘对赵院长说,把郎书录弄到别的病房里去,单镇长的事由你亲自处理。单镇长一醒,马上给我一个电话。赵院长说,行。

李福橘想万进言还在酒席上,不能让他晾在那边啊,就心急火燎地回到轿车里。但不知怎么回事,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妈的!李福橘骂了一句,重新开始发动车子,轿车突然“嗖”的一声蹿了出去,他一慌把一个水果摊给撞飞了。李

福橘刹住车,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看了看保险杠确认车子没损一点油漆,才转过脸对惊慌失措的摊主说,违章设摊,妨碍交通,还不赶快把摊子收走?说完,开着轿车一溜烟地向前开去。摊主回过神来,看看地上到处都是滚动的水果,朝着轿车的屁股破口大骂,李蛀虫,你不得好死!

事实上轿车开得飞快,且车子的隔音性能很好,李福橘根本没有听见摊主声嘶力竭的叫骂。否则,摊主可能会更惨,弄个拘留15天什么的处罚。这一点,李福橘完全做得出来,也完全能做到。李福橘在镇政府呆了十几年,跟了郎书录五六年,使他归纳出这样一条“定律”:第一,领导因为有权所以肯定并且永远是有理的;第二,万一领导错了呢?那么请参阅第一条。过去对郎书录来说,他李福橘的任务不是去纠正什么,而是帮助镇长自圆其说,即使郎书录无的放矢,也要想办法弄个“的”出来,使领导的每一“矢”都是十环。今天对这个摊主来说,自己是大了好几级的领导,所以无理取闹的肯定是那摆摊的。当然,摊主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条定律,更不用说去归纳这么一条定律,大概这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缘故吧?

三

单荫的妻子丁咚接到赵院长打来的电话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自己的丈夫竟成为一匹黑马,冷不防成为南岙岭镇的镇长;惊的是三小杯白酒竟然会把他灌趴下,他可是有半斤白干的酒量呀。丁咚就在电话里对赵院长说,不要单纯看作饮酒过量,可能是疲劳引起的身体虚脱,在葡萄糖输液里加一些其它东西。赵院长说,丁咚你放心,人到中年,亏得很,你要加的东西我一定加上,到时候你可不要吃不消呵。丁咚忍不住在话筒里笑出声来。丁咚是县医院的医生,她是在市里中医学院进修时认识南岙岭镇的卫生院赵院长的,所以说起来也可以称为同学。

丁咚搁下电话就向南岙岭赶来,她想把丈夫接到家里去住,可是到镇卫生院一看,大为惊异,设施好得不得了,于是决定自己留下来陪丈夫。丁咚不愧为医生,她的判断是准确的。单荫

其实是一种疲劳过度所产生的临床反应，连续几天的奔波以及过分专心的冥思苦想，使他的神经处于兴奋状态，而酒精的作用，使绷紧的神经达到了亢奋的极点。根据神经活动的一般规律，兴奋到了极点就要引起抑制，抑制就像一道撤退的命令，所有机能处于弱势状态，这时候人不趴下才是怪事。丁咚想起挠痒痒，平时单荫的手一触到她的手臂她就发痒，但有时手臂痒了，叫单荫挠一挠，反而不痒了。照例不是越挠越痒吗？事实上是越挠越痒，但痒到极点就不痒了，这是同一个原理。想到这些，丁咚觉得浑身痒痒起来。她对单荫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打针了吧？说完脸上泛起了红晕。

单荫斜靠在床上吊葡萄糖，精神好多了，只是觉得有些乏力。他知道妻子所说的打针是怎么回事，露出歉疚的神色。想给妻子几句温存的话，还没想好，就听到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李福橘。他一看床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有些不知所措，心想这单荫也真是个人物，当了半天镇长，就把郎书录的一套都用上了，真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单荫发现李福橘的眼神怪怪的，就说这是我的妻子，专程来看我的。李福橘一愣，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样的句子，心里有些不自在，赶紧说了声嫂子您好。单荫说，这是镇政府办公室的李主任。丁咚要起身倒茶，李福橘忙不迭地说，不打扰不打扰。我是来跟单镇长说一声，万县长已经走了。他本来要来看看您，怕影响您休息，就不过来了。万县长说，他对您寄予很大的厚望，以后有什么事情多跟他联系。李福橘停顿了一下，用手摸了摸鼻尖，仿佛鼻尖上沾上了什么东西。他记得万副县长还说过另外一些话，大意是郎书录虽然落选了，但过去在工作上不搞独立王国，经常跟县政府尤其是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李福橘在鼻尖上摸了一会，觉得还是把后面那些话捋掉不说为好。他把手从鼻尖上放下来，伸进公文包里，掏出一只大哥大，一只传呼机，一张自己的名片，放在床头柜上。单镇长，这是您的办公用品，您就安心在这里多休息几天，有什么事可以按名片上电话叫我，镇上有什么事情我也会

及时向您汇报的。单荫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东西，心想传说中这李福橘也是镇上的一支笔，竟然会把自己也当作镇长的办公用品，这是口语所不能避免的语法错误，还是类似于表忠心的一种说法？万进言不是说不不要小看这个智囊吗？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李福橘的乖巧正是他的长处，自己对他的印象是不是也应该来个角色转换？单荫觉得自己对官场上的一套太不熟悉，选他当镇长真是极大的错误。他沉思了一下说，明天我就去上班，熟悉一下工作。说实话，这镇长如何当，我心里还没有底呢。李福橘听了这话心里很得意，于是眉飞色舞地脱口而出，不忙不忙。这镇长其实比您的农科站长好当多了，不用熟悉，一切就自然会熟悉起来的。俗话不是说，做阿爹像阿爹嘛。丁咚觉得这人说话很风趣，禁不住噗嗤笑了一声。李福橘一愣，意识到刚才说漏了嘴，他看了看单荫的脸没什么异样，才有点放心，不过在心里还是没有原谅自己的冒失。俗话说，得意忘形。在顶头上司面前忘形，有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李福橘觉得自己应该退场了，还没有摸清新上司的情况，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呀。他做了看表的动作，对丁咚说时间不早了，嫂子我就把镇长交给您了，又对单荫说单镇长您一定要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就不多叨扰了。

丁咚送走李福橘，看见丈夫发愣的样子，觉得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禁不住凑上去忘情地吻了起来。单荫蠕动了一下身子，提醒说，当心针头脱落。丁咚见丈夫反应平淡，有些扫兴，她过去听说过郎书录的为人，就说，这个镇长连披着羊皮的狼都能做，你会做不了？不瞒您说，我认为现在的领导大多都是不称职的。因为如果他做得好，很称职，就会升迁到新的领导岗位，在新的岗位上也能做得好，也很称职，那么就会升迁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去。有多少领导原地踏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升迁，或者升上去了又不动了，说明他们干得并不怎样，不出色，换一个说法就是不称职，但这些人又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所以叫他们下去也不容易，就这么混着。混混谁不会？难道你连一个不称职但又不犯错误的领导都不会当？单荫觉得妻子的话

在逻辑上有漏洞,但一时又不知从何反驳,就苦笑着说,不犯错误这一点倒没问题,关键是我连混混也不会呀。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会糊里糊涂跑到台上,对着这么多镇人大代表发表什么就职演说呢?叮咚并不理会丈夫的苦笑,意犹未尽地说,混混也不会?当领导其实比当群众简单多了,还不是剪剪彩,讲讲话,碰碰杯,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让我当领导,还不用秘书准备的稿子呐。到了学校,就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树立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到了工厂,就说些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之类的话;到了田头,则要多讲无农不稳的道理,坚决消除抛荒现象……

叮咚还要发挥下去,单荫已经被妻子逗得开心地笑了,他想自己发表就职演说时也没用李福橘的稿子,即兴说了几句要为民办实事好好落实人大代表提案的话,台下就鼓起掌来,也许当镇长就是这么简单吧?看来自己也有那么些做官的细胞,就像有人会哼几句流行歌曲就会被称为有音乐细胞一样。单荫来了情绪,说好,我就混个样子出来,否则对不起南岙岭的父老乡亲。叮咚知道丈夫混的含义,此混不是那混,当年他跟她恋爱也是说混个老婆,十几年的夫妻生活使她意识到丈夫绝对不是一个瞎混混的人。她见丈夫被她说通了,就说,镇长同志,如何做领导的事先暂停一下,现在让我给你这个住院病人做做人工呼吸,行不行?单荫知道她想干什么,说,你这个当医生的竟然也有不正常的时候,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要给你打一针,降降热度。叮咚娇嗔地说,不!起码要打两针,两针才是一个疗程。

四

田鸿鹄那天中午真的是喝得酩酊大醉,他也不要人家搀扶,踉踉跄跄自己跑到房间睡了一觉,什么事也没有了。晚上才知道单荫跟他喝了第三杯酒后就醉倒了,还住在镇卫生院,于是想去看看。不料村里打来一个电话,说柑橘林出事了,有几颗树已经完全枯死了,叫他马上回去。田鸿鹄没好气地说,我来顶个屁用,说完就

搁下了电话。他匆匆赶到卫生院,从一楼到四楼,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专用病房。田鸿鹄有些纳闷,这专用病房还真的建在地下室不成?其实此刻田鸿鹄就在专用病房的前面,两扇玻璃门上清晰地写着“危重病房”四个大红字。这样布置,用李福橘的话来说叫做“障眼法”,否则把病人观察室换到改装后的车棚里,病人会没有什么意见?病人的意见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能搞得巧妙些何乐而不为呢?病人总不至于抢着要进危重病房吧?

田鸿鹄就只好来到医生护士值班室。值班室里空荡荡的,一些人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一个叫郎颖的女医生背对着门坐在那里。田鸿鹄问,专用病房是不是在地下室?郎颖正在看一本杂志,刚刚看到女主人公缓缓地脱掉贴身的内衣内裤,准备跟人上床,冷不防听见有人说话,仿佛脱得一丝不挂的是她自己,不由得羞红了脸,赶紧把杂志塞进抽屉里。她一看来人虽然穿着一套名牌西装,但下摆皱巴巴的,马上可以猜想出坐的时候是如何不安分;领带也是名牌,但系得松松垮垮的,衬衣的第一颗纽扣没扣好,仿佛故意留着一个出气孔;脸有几分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一股酒气正似有似无地从他黄黄的牙齿缝隙里钻出来。郎颖心里着实害怕,尖声问道你想干什么?田鸿鹄一怔,明白了怎么回事。自己劳动致富也有好几年了,在人家的眼里还像个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丢人呀。为了改变形象,别叫人家狗眼看人低,田鸿鹄恭恭敬敬地掏出一张名片,尽量用一种谦和却带有某种官腔的口吻说,我想跟单荫同志谈谈话。

郎颖接过名片,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不是柑橘种植大户田鸿鹄吗?这张面孔一年总有五六次在镇有线电视上出现,也算是南岙岭镇的新闻人物,怪不得有些面熟,刚才还以为是在通缉令上见过呐,那就惨了。

她想,哼!人模狗样的还是个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郎颖以为是来找她的,就没好气地说,你有没有搞错哇?我们卫生院没有叫“山鹰”的,只有郎颖。田鸿鹄看了看面前这个打扮入时的女人神经兮兮的样子,胆气壮了许多,慢条斯

理地说,女士同志,你自己有没有搞错哇?我到这里来既不是找山鹰,也不是找老鹰的,是找人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单荫”,就住在你们的专用病房里,你懂不懂哇?郎颖恍然大悟,原来是找单荫的。她一直以为“单”字只念作“单位”的“单”,想不到在姓氏里的音变成了“山”。郎颖自知出了洋相,于是恨恨地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既然你知道他住在专用病房,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找我干什么?这里不是镇政府,拍新镇长的马屁不需要通报。田鸿鹄真想发火,但此刻他也粗中有细。我到这里来干吗?是跟这个骚女人吵架来的?我是来找单镇长的,我现在必须知道的是专用病房在哪里,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田鸿鹄马上用讨好的口气说,咱是大老粗,说话不知道轻重,请您多包涵。您能不能告诉我专用病房怎么个走法?郎颖见对方口气明显软了下来,觉得跟这大老粗啰嗦也没意思,再说小说看到紧要关头,很想知道故事的进程,就说三楼东边的危重病房就是专用病房。田鸿鹄一听大惊失色,单荫他……他病危了吗?病危个屁!郎颖一边从抽屉里拿出封面花花绿绿的地摊杂志,一边说。这叫摆谱你懂不懂?镇长的位置还没坐热,就到这里来潇洒来了,算什么东西?还要叫老婆来陪,不要脸。你快去拍马屁吧,迟一步说不定已经亲热上了。田鸿鹄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他知道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就声色俱厉地嚷开了。放你的狗屁!俗话说得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一进来就觉得你不是个好东西,你以为背后说人家几句坏话就算有能耐?你有本事过去郎书录在你们卫生院里睡野鸡的时候打一个电话给派出所。你这样妒嫉人家新镇长与老婆亲热,大概你老公是个阳痿吧?实话告诉你,我这人从来不给人家拍马屁的。你知道我跟新镇长是什么关系?告诉你也无妨,新镇长是我一手选举上去的,咱俩之间还用得着用马屁来牵线搭桥?咱们这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对了,什么时候给院长请个假,先把你自家老公的软骨病治好了,再来上班也不迟。田鸿鹄一气呵成说完这些,也不给对方还嘴的机会,背着手哼着小调走出了值班室。田鸿鹄根本没有想到刚才那个女人是前镇长郎书录的远房亲戚,更不会想到刚才那番“告

诉你也无妨”的话会给自己和单荫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他隐隐约约听到值班室飘出来的啾唔的抽泣声,心里得意极了。他想,对这种人一定要以毒攻毒。自己好歹是个村长,是个干部,平时说话总还要讲究点艺术,今天看这女人的德行,不来几句荤的还怕真的治不服她。

田鸿鹄来到三楼危重病房前,仔细端详了门上“危重病房”四个字,暗暗好笑,什么都可以是假,连危重病房也能是假的。要是单荫在这里住出瘾头来,再也不回镇农科站的寝室,那南岙岭镇真的没希望了。田鸿鹄刚要敲门,里面的灯却忽然熄了。他想,那个女人真像是巫婆,让她的乌鸦嘴给说着了,看来今天晚上来得真不是时候。

五

郎书录这几天住在家里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世界怎么这么安静,安静得使人难以相信。他是热闹惯了的人,他并不奢望像从前那样即使在宴会之前随便说几句话,也可以上有线电视台的头条新闻,成为郎镇长关心什么重视什么支持什么事业的一种表示。但他总以为那些受过恩惠和关照的下属、私营业主以及经理厂长们会以某种方式对他的落选表示些什么,比如表示愤懑比如表示遗憾比如表示安慰等等等等。他当然知道这些表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甚至可能充满了虚伪,但现在倒好,这些人连虚伪都懒得虚伪,可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势利到了极点。郎书录好几次以为自己的大哥大和传呼机没电了,或者说家里的电话坏了,因而人们无法跟他联系。于是他拿起家里的电话希望听到的是故障音,可惜不是;接着拨自己的传呼号码,他的传呼机马上像一只淘气的小蝓蝓“瞿瞿瞿”欢快地叫了起来;再用电话机拨打大哥大,大哥大也马上通了,连平时经常听到的“现在通讯线路很忙,请稍候再拨”也没听到过一次。这样在寂静的氛围中假寐片刻,他又用大哥大拨打自己的传呼和家里电话,以相互证明这些通讯设备的状况是不是好的。有一次他走神了,用电话拨打大哥大,当大哥大铃声骤起

时,忽然产生了幻觉,还以为是外面打进来的电话,拿着大哥大大声地说,我是郎书录,声音怎么这么轻,装什么细巧,你说话声音大点好不好!他的声音也同时传到客厅里搁起的电话机听筒里,于是他隐隐约约地从大哥大里听到对方也在说声音大点好不好。他怕在客厅信号会受到干扰,就把大哥大紧紧地贴在右耳走到阳台,用左手的食指塞住左耳,再把头伸出阳台的铝合金窗外,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你说话的声音大一点好不好?对方没有一丝反应。这样吆喝了半天,才蓦然想起这是自己在试电话,谁也没给他打电话。

我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郎书录瘫倒在真皮沙发上,懊丧地回味着这一切。但如果神经有毛病,又怎么可能如此清晰地回想起落选时令人伤心的一幕呢?

郎书录清楚地记得,投票前自己的身子有些燥热,觉得口渴得要命,只是拼命地喝茶,害得服务员小姐拿着热水瓶不时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坐在他旁边的万进言轻轻地咳了一声,趁他转过脸的时候低声地说,老郎你要沉得住气,有什么可以紧张的?你是大会正式候选人,还怕落选?紧张的应该是提单荫的那帮人,搞什么联名提名,明摆着是添乱,有多少人会响应?注意形象,摄像机镜头正对着我们。郎书录一听,马上挺了挺胸,心想这番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自己是现任镇长,镇政府的工作报告又是自己作的,人大代表哪一个不认识我?单荫这个名字恐怕有一半人是第一次听说,他哪来的群众基础?过了一会儿,唱票开始,由一人唱票,两人监票,再一人在黑板上画“正”字,一个“正”字是五票。

“郎——书——录”,唱票的是镇文化站的老葛,刚从剧团里退下来的,所以唱起票来声音悠扬,还带着念白的韵味。

乡下人十有八九是戏迷,不知是谁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会场响起一阵哄笑,连万进言也跟着笑了起来。郎书录没笑,很矜持地端坐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黑板,惟恐记票的一走神把第一个横杠划在单荫的名字下面。第一张选票就是投自己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兆头吧?俗话说得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呀。“郎——书——录”“郎——书——录”……接连几张都是他的票,郎书录绷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他朝台下瞟了一眼,大家已经停止了哄笑,都凝神屏息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黑板。他觉得这倒有点像有奖销售摸奖时的情形,他作为嘉宾好几次为镇里的商场摸奖,顾客都是这样眼巴巴地盯着,希望镇长的手给他们带来好运气。今天代表们这样认真,希望谁当选镇长呢?

他发现已经有人沉不住气了,想必是那些提单荫为候选人的人,其中包括柑橘种植大户田鸿鹄,还在搔头皮。郎书录不免有些得意,田鸿鹄你应该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连鸡蛋不能碰石头的道理都不懂?要是单荫落选了不但是你自己没面子,连单荫的脸也让你给丢光了。你这不是糟蹋人吗?老葛唱出第一张单荫的选票时,郎书录的名字下已经有两个半“正”字了,而后基本上是一人各得一票。郎书录想,现在自己是得票领先,按这样的势头下去,闭幕式还得由我郎书录来主持。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当郎书录的名字下面写满三个“正”字又得了两票形成一个类似英文字母“T”一样的字形以后,下面连续是单荫的得票。“单——荫”“单——荫”……随着老葛唱票的声音一声长一声短,台下又有几个人开始叫起“好”来。“安静点呀,同志们。”万进言似乎有些不满。郎书录盯着黑板有一种不祥之感,一个瘦长瘦长的“T”字,顶着三个“正”字,“正”字上面是“郎书录”三个大字,明显是一副头重脚轻的样子。单荫的得票赶了上来,也已经是十七票了,下面也是一个瘦长瘦长的“T”字。会场的气氛仿佛凝固了。郎书录在默默地祈祷,下一票如果是自己的,那么还有希望,否则……未等郎书录否则完,“单——荫……”老葛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已经传入耳朵,接着听到会场下面响起一两声掌声,显得稀稀落落的,而这掌声仿佛有某种魔力,渐渐地蔓延开来,最后响彻整个会场。他是这时候感到耳朵“嗡嗡嗡”地发响,接着就是眼睛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不过他清楚地记得,在他不由自主地眼睛一黑之前,他分明看见万进言也鼓起掌来。原来我根本没有看到最后的结果,郎书录想。

电话铃声响了。郎书录简直不相信自己的

耳朵,他迟疑了一会,望了望窗外,看见几朵白云在蓝天上缓慢地移动。喔,这是白天,阳光很好,而电话铃依旧不紧不慢地响着,应该不是在做梦吧?他一把抓起电话筒,用有些颤动的声调说了声“喂——”。老郎呀,身体好点了吧?电话是李福橘打来的,郎书录也不在乎称呼有些别扭,心里充满了温馨的感觉,忙不迭地说好多了好多了。

李福橘说,那就好,什么时候到镇政府来一趟,把该拿走的东西拿走,该上缴的东西上缴,也算办个移交。否则单镇长上班来了,还没交接好就显得被动了。郎书录觉得一股热血涌上了脑门,自己怎么幼稚到还以为他是为那天把自己逐出专用病房来表示某种歉意,说一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话。郎书录恼了,也以一种豁出去的口气说,李福橘,想当初你对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我也待你不薄。我刚下台,你就摆出一付副翻脸不认人的样子,是不是过于小人样了。李福橘在电话那头哈哈笑了起来。老郎,实话跟你说,抛开过去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我对你的个人魅力实在不敢恭维。除了喝酒拉关系以权势压人,你还会什么?离开讲话稿连简单的几句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办什么正经事?那时,你想不全的,我替你想;你说不清的,我替你说。不为别的,因为你是一镇之长呀,我帮你这是工作需要。现在你落选了,也就是你自己所说的下台了,可我还没下台,我还得继续工作,我得为新镇长着想,为他顺利地开展工作做好准备。你做了几年镇长,难道连这些套套都不懂?郎书录被抢白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好在双方各在电话线两头,否则他非晕倒不可。好了,我很忙,这你是知道的,就明天上午吧把事情了一了。李福橘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郎书录听着听筒里“嘟嘟嘟”急促的忙音,愣了半天,“啪”的一声把听筒摔到了座机上。

六

单荫把妻子叮咚送上汽车,就到镇政府来上班了。跨进大门,抬头一看,四层的办公大楼有一半关着门,想必是下基层了。他自我解嘲地

想,自己在卫生院里住了三天,地球照样运转,自己这个镇长存在不存在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还要设置镇长这样一个位置呢?

单荫走到二楼,看见李福橘正背着门在跟人说话。这件事你应该找你们的校长解决。李福橘不容置疑地说,显得中气十足。我就是校长。答话的是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除了鼻梁上的一副眼镜给他添了一点知识分子的内秀外,衣着打扮已经与种田人没什么两样了。单荫暗想,这个人如果在城市里敢说自己是教师并且说是校长,也就一定会有人会把他当做骗子给扭送到派出所。李福橘说,既然你是校长,你应该知道这学校的事归文教局管。校长说,我们是民办学校,业务上归文教局指导,而修校舍的事归乡镇管。李福橘说,那你就去找你们的村长。什么事都找镇里解决,要他村长干什么?单荫听不下去了,走了进去问,你是哪个村的?单镇长,您什么时候到的?出院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否则我好开车接您。李福橘显得很内疚,仿佛有重大的失职。单荫向他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又把目光转到校长身上。校长说,你是新当选的镇长单荫单镇长吧?我是低坳村的,是为那修校舍的事,课堂破得娃娃都不敢上学来了,怕有一天塌下来砸死人呀。低坳村?单荫皱着眉头说,这个学堂我知道,早几年在你们那里蹲点见过,这么些年过去,还没重修过?

校长一副苦脸,动情地说,唉,村里没钱呐。郎书录当镇长时,我说过几次,说了等于没说。听村长说,现在镇长换人了,是农科站的单站长掌舵,我就决定来反映反映情况,给咱们拿个主意。单荫问,需要多少钱?校长说,不多,就五千块钱。李福橘忍不住了,五千块还不多?单荫脱口而说,李主任,批给他。李福橘把单荫拉到旁边,低声说,单镇长您怎么能随便答应?镇里的支出都有预算,教育方面的经费只剩两千块了,这是年终奖励优秀教师用的,您叫我拿什么东西批给他?单荫傻了,心想这镇长还真不好当,原来并不是什么都能说了算的,还有这么多套套。于是他问李福橘,什么方面的经费我能说了算?李福橘说,镇长基金。单荫说,那就从镇长基金开支。李福橘急了,单镇长,镇长基金也是

有专门的用途的,比如接待上级领导,到外面考察工作等等。您不能随便开这个口子的,否则今天拿五千块修学校,明天就会有人要求六千块补贴福利院,这样不出一礼拜,镇长基金将没有一分钱的钞票了。单荫说,李主任,镇长基金还有多少钱?李福橘说,二十万不到。单荫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这一刻他真想发火,但他还是忍住了,对李福橘说,把钱批给低坳小学。你不要再说什么了,这是我第一次行使镇长职权,如果没有违反什么制度的话,由你具体落实这件事。

单荫从屋子里出来,李福橘就赶了上来。单镇长,这是您办公室的钥匙。单荫接过钥匙,动情地说,老李,我早就听说你对领导很尽心,这几天我已经感觉到了。作为新任镇长,我希望您善待每一个人,拜托了。李福橘搞文字出身的,对用词很敏感,他既听明白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更注意到单荫话中由“你”到“您”的变化,有一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无言地点了点头。

单荫打开挂着镇长室标牌的办公室的门,不禁有些呆了,这里装修得如同新房,护壁、墙布、吊灯、大幅装饰画以及空调,应有尽有,这哪里有贫困乡镇的影子?单荫想,要是郎书录把这些装潢的钱用来修造低坳小学,今天他大概也不会落选了吧?单荫坐在大班桌后的皮转椅上,转了几圈,发现了身后的国旗,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油然而生。既然大家选我当镇长,在上我要对得起这面五星红旗,在下要对得起全镇的父老乡亲。他的眼睛湿润了。

从何开始呢?单荫想。对了,当务之急是配备镇农科站站长,岭西村的土壤要改良,岭南村的柑橘树的疫情要防治,就从这里开始如何?他拿起电话,拨打了就任镇长后的第一个电话。他有些兴奋,因为他今天的一举一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冠以第一。县农科站吗?你是张站长?我是单荫。张站长在电话那头开玩笑说,单镇长,恭喜恭喜呀。可惜我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后咱们县里将少了一个农技专家,多了一个腐败分子。

单荫被对方逗笑了。张站长,少了一个农技专家是真,但多了一个腐败分子未必。张站长说,但愿如此。单荫说,我本来就是光杆司令,现

在一走,镇农科站就没人了,县里支援几个如何?

张站长说,我这里有一个农技师专的实习生,还没寻到接收单位,可我猜想他宁愿把档案挂靠在人才市场上也不愿意到南岙岭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他愿意来,也派不了什么用场,书本上的东西跟实际脱节得太厉害。单荫说,那你们站里的人是不是可以先给我帮帮忙?岭西村的土壤改造是老问题了,最近岭南村的柑橘树也得了怪病,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张站长直率地说,单大镇长,你出多少经费?单荫说,现在的人是不是疯了,一开口就是钱。我跑遍了南岙岭所有的行政村甚至自然村,给果树庄稼不知治了多少病,我可从来没有收人家一分钱。张站长笑了,你才是疯子!现在不认识钱的人才是疯子。这样好了,过几天我自己来一趟,不要你一分钱的经费,既算给新镇长的感情投资,也算咱们是朋友一场。你看怎么样?单荫自然是无话可说了,又闲聊了一会把电话挂了。单荫想这当镇长如果真要管点事,也的确很伤脑筋的。

这时,李福橘进来说,低坳小学的钱已经划出去了,我要求他们在暑假里把新校舍建好。单荫赞许地点点头。李福橘接着说,可这笔账怎么做?单荫听糊涂了,一脸惘惑。李福橘解释道,需要一张记帐的发票,收条是白条,是不能记账的。单荫急了,那怎么办?李福橘说,以往发生这种事是开一张餐饮发票即招待费冲账。单荫奇怪地问,以往也有这种事?李福橘迟疑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说了,过去郎书录陪客人玩麻将输了钱,也是用开餐饮发票抵账的。单荫听了这话简直要晕过去了,过去他听农民们传说的一些小道消息原来都是真的。李福橘竟然敢把这些前任镇长的旧账抖搂出来,如果不是一个老实人,那绝对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聪明人。单荫说,老李,我刚来上班,许多情况都不熟。那些副镇长虽然是以我的名义提请镇人代会通过的,其实都是原来的副镇长,比我有经验。明天是不是开个镇长办公会议,大家碰碰头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还有,我刚刚到政府部门工作,对一些工作程序还不了解,到时候你要多给我提个醒。李福橘直言不讳而又略带点自负的口吻

说,您跟郎书录不同,过去的一些做法未必有用,我会努力跟上您的思路的。

单荫目送李福橘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是个人物啊。

七

郎书录赋闲在家的头几天,他的老婆翠花觉得很开心。自从老公当上镇长,脾气一天比一天坏不说,三百六十五天,不知在家里吃过三十六顿饭没有;晚上总是深更半夜回来,嘴里臭烘烘的倒头就睡,一年只跟老婆亲热两三回,有时干脆彻夜不归。翠花想我这不是守活寡吗?他们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平时家里就翠花一个人。翠花也没有什么爱好,就看些恩恩爱爱的电视连续剧消遣消遣,有时看到剧中人物缠绵的镜头,不免暗暗伤心落泪。

南岙岭镇就这么一个屁大的地方,他老公在外面寻花问柳的闲话隔三差五地传到耳朵里。

有一次在美发厅里,她听到一个妖冶的女人对另一个同样妖冶的女人说,听说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还是个超级色狼,功夫可厉害了。什么时候你也会会他?另一个说,那还用说,人家当镇长的,每天在酒席上吃河鳗甲鱼,这可都是壮阳的东西。咱们可没有这个福分,他怎么敢与咱们来往?倒贴他他也不肯来的。据说伺候他的也就是那么两三个女人。翠花听了,气得蓬着烫了一半的头发就跟两个女人厮打起来,结果这两个女人被镇派出所抓起来各劳教两年。翠花明明知道无风不起浪,但她还是不敢跟老公闹翻,因为一闹将是两败俱伤。前几年县里一个副局长跟人家女人好上了,他老婆就大吵大闹,结果副局长被撤职,还因此查出经济问题,被判了几年,弄得人财两空。去年,建材公司的经理也是这样,与手下的女供销粘上了,他老婆一吵,他干脆与老婆离婚与那女供销另筑爱巢。经理老婆不但丢了老公,因为已不再是经理的老婆,连平时围着她转惟恐拍不上马屁的人也跑光了。翠花有时赌气地想,既然吵吵闹闹不是办法,那么他会找人,我就不会找人吗?别说自己还风韵

犹存,就是真的成了老太婆,镇长的老婆白睡难道还没有人要睡吗?再说睡了也不是白睡,跟镇长递个话什么的,比拎大包小包进门要管用。但翠花毕竟是想而已,她觉得真的要去拉一个男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好了,郎书录赋闲在家,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晚上一熄灯就干那事,翠花有一种物归原主的感觉。

然而几天过去,翠花看老公还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连晚上干那种事的时候也绷着脸,心里有点吃紧。翠花开导说,老头子,想开些,当镇长有什么好处,累死累活的,还要被人家说闲话,也该享享清福了。这几年你工资基本不用,香烟基本靠送,多少也积攒了一些钞票,不拿劳保费也够你花到老了。郎书录没好气地说,你懂个屁!我就是这样一个劳碌命。一闲,就闷得慌。翠花说,你想劳碌还不容易?你好歹是个国家干部,还挂着个镇委副书记的职务,总不至于把你的档案送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吧?郎书录说,过去因为我是镇长,所以当然是镇委副书记。现在在一个落选的镇长,这副书记的职务不一定保得住。否则,李福橘这小子不会对我这样无理。翠花说,那过几天给万县长打个电话,叫他给安排个调研员什么的。说穿了,这次落选,还不是给他的宝贝儿子背的黑锅?怎么连调研员也不让当?郎书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调研员算什么东西,那是给将要退休的家伙准备的。我五十岁不到,调什么研啊。翠花说,那就那个地方也行。你又不是叫检察院给逮着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这样成天绷着脸叹着气,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你们当官的不是有一句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郎书录白了老婆一眼说,是本钱不是本钿。翠花并不理会老公的白眼,接着说,那个单荫在县里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昨天去卫生院配药,听郎颖说起,那个柑橘种植大户田鸿鹄简直是个流氓,那天对她说了许多下流话,还说什么单荫是他一手选举上去。老头子,我只听说过一手提拔上去的,这一手选举上去的,是什么意思?

郎书录来了兴趣,有这么回事?翠花就把郎颖跟她说的跟老公说了一遍,当然郎颖没跟她说田鸿鹄还说了郎书录在专用病房睡野鸡的事,所以她的话里也没这桩事。郎书录想,同志

加兄弟？哼，这里面肯定有奥妙，是单荫授意田鸿鹄花钱给他拉选票也说不定。这情况不是可以向万县长反映反映吗？郎书录似乎看到了某种契机，这契机连接的是过去曾经拥有的一切。他二话不说，就把老婆搂在怀里。翠花说，你疯啦，今天的功课已经做过了。郎书录说这叫梅开二度你懂不懂？翠花顺从地摊开身子，望着老公不再绷紧的脸，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第二天一早，郎书录坐在被窝给万进言打了个电话，说了田鸿鹄自称一手把单荫选举上去的事。万副县长很感兴趣，叫他写一份书面材料给县委县政府。郎书录说，您知道了就行，写书面材料恐怕不好吧？对方说，谁叫你用自已的名义了？郎书录一愣，那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八

县农科站的张站长很守信用，过了没几天就带着个女助手小胡来到了南岙岭镇。单荫让李福橘开车送他们去岭南村，自己也跟着上了车。张站长说，当了几天官，感觉怎么样？单荫苦笑着说，比给柑橘树治病麻烦多了。张站长说，你别蒙我，你的政绩已经上县有线电视了，说你大刀阔斧干了三件大事，看来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厉害。小胡从副驾驶的位置回过头来好奇地问，烧了哪三把火？张站长说，第一把火是省下公款吃喝的钱修建低坳小学，第二把火是把镇卫生院的专用病房给取消了，第三把火好像跟我们坐的这辆车有关系，是不是叫做规范用车制度？小胡听了“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也算是政绩还能上电视？说完又“咯咯咯”地笑了好一会儿。张站长说，丫头片子你笑啥？你以为做几件事很容易？要是全县有职有权的人都做两三件事，那县里的有线电视新闻也不会每周只报两次新的其余靠重播过日子了。单荫说，听起来是有点像笑话，可我那第二把火却把跟老婆同过学的卫生院长给得罪了。院长说，镇干部不是得危重病症不准住专用病房，否则就不得在公费医疗卡上列支，这不是断了卫生院的财路？你单荫想做清官就不来好了，也让几位副镇长舒适舒适，既收买人心，还可以给卫生院创点

收，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单荫说完笑了起来。张站长对小胡说，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还感到好笑吗？小胡调皮地做了个鬼脸，把头扭了回去。张站长问，那规范用车制度的规定，副镇长们没有意见吗？单荫说，我本来想把车给卖了，可办公会议上没通过，说卖车不吉利，有败家子的嫌疑。我就提出约法三章：一，过去这辆车几乎成了郎书录的专车，上下班都要接送，这是不是有点奢侈了？以后要杜绝一切形式的公车私用；二，今后只要真正工作需要，在座的诸位可以用车，一般办事人员也可以用车；三，司机不准把轿车开到家里过夜。这些措施是我当镇长的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谁还会有异议？一直默默无言开着车的李福橘，这时开了腔。单镇长，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过去这辆车基本上是我替郎书录在开，每个晚上我也是开回家的。规定不准把车开到家里过夜，这不是冲着我说得吗？后来仔细一想，您带头不搞公车私用，您也就不会深更半夜要用车，晚上车子在不在驾驶员身边也就没多大的关系了。古人有句老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过去跟在郎书录后面，自己也总想占点小便宜；现在您主持镇政府工作，我觉得思想上有进步，觉悟上有提高，真是受益匪浅啊。小胡噗嗤一笑，用调侃的口吻说，这位师傅，你车子开得这么好，拍马屁也很在行呀。大家都被她给逗笑了。小胡往后面一瞥，看见单荫也在笑，心想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厌恶恭维，实际上，我们只是讨厌恭维的方式而已。

车子进入盘山公路，在山里绕来绕去绕了许多辰光，在小胡快要产生一种呕吐的感觉的时候，她看到了一片青黄相间的柑橘林。岭南村到了。田鸿鹄带了几个早早就等候在柑橘树下，神情都显得很悲壮。他指着身后那些出现锈褐色水渍状斑块的柑橘树迫不及待地问，怕是没救了吧？田鸿鹄觉得问话的时候鼻子酸酸的，好像问的不是树的死活，而是一个人的安危，一个病人膏肓处于弥留期的危重病病人的安危。单荫顺着田鸿鹄的手指看去，心里也不由得咯噔一下，这好像属于工业污染而不是细菌性或病毒性病害造成的，但他还是安慰说，老田，我不是给你请专家来了嘛，也许还有办法。张站长和小